

不往人多的地方去添堵，在家侍弄花草。一天下来，栽下几棵杜鹃，插了几枝多肉，又给两盆铁线莲换了盆。看新培土的植株吸饱水安好家，想着它们接下来沐浴春阳舒展枝叶的样子，不由得微微笑了。

劳动，使人愉悦，也教给我很多，回想起来，这一课，从小时候开始，我就在好好学习了。

上学前有段时间，父母把我放在老家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那是湘南的一个小村，村里的小童当时都都有一个副业，那就是找“猪菜”——可以喂猪的野菜——以补饲料之不足。爷爷奶奶是农活好手，红薯、瓜藤这类猪饲料每年都储备得充足，不靠我挖野菜。但是孩子天性需要玩伴，小伙伴们去为猪觅食了，我还能干嘛？于是也去。爷爷寡言，却宠孩子，见我每天提个小筐满地跑，回来稀稀拉拉几棵菜，倒是一双小手全是泥，看不过去了，过了两天，再出门，给了我一件“神器”：一个打磨过的圆木柄，端头牢牢嵌着一个梯形铁片。老人家示范给我看，用铁片的尖角斜插下去，如此这般，一棵草很容易就挑起来了。这一天，我和我的“神器”收获颇丰，关键是，指甲缝里再也没有难洗的泥了。小伙伴们对我很是羡慕，这让我十分得意。当然，我那时并不知道，这是劳动教给我的第一课，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人类劳动，从学会使用工具开始。

读大学时的暑假，我常去找一个高中要好的女同学玩。她在一家竹制品厂打工，为竹凉席“试片”。生中间，有很多来自农村的住校生，他们常干农活，对这些劳动颇能胜任，县城里的孩子，动作则笨拙而低效。比如翻个土吧，锄头高高扬起，落到地上却只浅浅一条印，根本挖不深；锄个草吧，没刨到草根，反而伤到树干。最头疼的是施肥，把一桶一桶的农家肥送上山可不简单，

竹凉席由钻孔的竹片串联而成，串联是机器自动完成的。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小竹片会出现孔没钻通的次品，上机前得挑出来，这就是“试片”。我去找她玩，就陪着她一起用一根长针去穿竹片，穿不过的就扔一边。记得我有时陪她做一下午，这个计件的活儿倒是不需要动脑，不影响我俩聊天。最初我觉得轻松，但陪过几次之后，我便为她感到悲哀了，如果人生一辈子就要在这不断“穿针”中度过，该多无趣啊！

啊！这个老出次品的设备难道不能改进吗？当然，我的这个女同学并没有在这里做多久，但是陪她的这段经历倒真让我早早就下定决心，我将来要从事的，一定得是有创造性的劳动，万一是简单重复的劳动，也得争取做出点创造性来。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的中学课表上，还真有“劳动”这门课。这门课的主要课堂，在学校的果园。我们这个山区县城第一中学的果园面积不小，有桃、梨，还有差不多一个小山头的橘树林。果园主要由懂技术的工友管理，翻土、锄草、施肥之类就是我们这些十几岁孩子的事了。学生中间，有很多来自农村的住校生，他们常干农活，对这些劳动颇能胜任，县城里的孩子，动作则笨拙而低效。比如翻个土吧，锄头高高扬起，落到地上却只浅浅一条印，根本挖不深；锄个草吧，没刨到草根，反而伤到树干。最头疼的是施肥，把一桶一桶的农家肥送上山可不简单，

如果用微视频镜头扫一扫这样的景象：太阳、种子破土、树林，不用说，你该知道春天到了。

“春”字的原形，就是这一组镜头语言的集成。从草、从林，指林木繁盛；从屯，种子破土状，又兼作声符；从日，太阳是也。阳光照映林间，种子应时萌发，一切是那么地生机盎然。冬去春来，古人就是用这样一个画面感极强的会意字来指称四季之首的，或者以诗意的形式表明“春天是冬天的句号”。

但是，令人费解的是，在春的字形中，太阳为什么不是当头而照，而是伏于地底之下？细究，也有道理，烈日当空，那该是夏天的景象呀，比如那个“暑”。“孟春之月，天气下降，地气上升，天地同和，草木萌动。”春天的太

阳，发力点恰恰在于使大地回暖，催发万物的生机。“大地微微暖气吹”，说的正是春天和煦温润、万物滋荣的气象。如果将镜头从下往上摇一下，你就知道春姑娘是怎样来到人间的：先是日——大地因之回暖，中间是屯——种子萌芽，然后是草木——一片茂盛景象。大自然不正是以这样的景象告别寒冬，给人们带来希望的吗？

“嫩芽初上落叶松，北国之春已来临。”物象关乎心灵，心灵感应物象，这个“春”字的会意过程亦同此理。但是，简化后的“春”字，难道是随意之举？别忘了汉字构造的精神文化内涵，古代的秀才们凡事皆有其义理根据，不会随意删减的。从简化的“春”字与“泰”字相似的结构看，“泰”所传递的涵义是否可以作为“春”的旁证呢？《周易》的“泰卦”或许可以解开这个谜。“泰”有安定、通畅的意思；“泰卦”的卦象为：代表天的乾阳在下，代表地的坤阴在上，这一番天地乾坤的上下互换和交汇，似乎是乾坤颠倒，但在中国哲学观念中，恰恰有利于阴阳二气交通畅达，即所谓阴阳调和、天地和同，可以促使万物生长发育，保持生机活力。无论是原形字还是简化字，太阳为什么都在“春”的下面，是不是包含了这个哲学之“梗”呢？

“径暖草如积，山晴花更繁。”不妨走出户外，倾听大自然是怎么说的！

又要力气又要技巧，万一掌握不好平衡，一大桶臭烘烘地打翻了，可不得了。老师还是知人善任的，个子大有力气的男生，安排他们挑肥上山，女生则安排两人合抬一桶。但是活干得仍然有快有慢，这时候，班干部、男生，还有能干朴实的农村孩子，一旦

自己完成任务都会来接还在半路的同学。什么叫作友爱与互助？在集体的劳动中，当年的我们不用老师教，自然就懂了。我当时在班级年纪最小，得到的帮助更多，留存至今都是温暖和幸福。更美好的记忆是每年秋天全校的盛会：发橘子。一堆堆红红的橘子，一排排摆在大礼堂的长椅上，每人一份。大家都说，回味至今，也再没有比一中的橘子更甜的了。

劳动，带来收获的喜悦，同时，正如我后来学到的，其本身也是一种需要。2020年的这个春天，因为一场疫情，我们多半宅在家里，有人觉得闷坏了，甚至闷出了些无事生非，闷出了相对生厌……不妨找点事做呢？下厨、做手工、捯饬家居环境，只要动起来，好心情就来啦。

本篇说今人诗，说今人写诗，大抵该怎么写。我想有这么几条要说到。

一是既然写诗，就得按诗的规矩来。诗的规矩，首先是按平水韵表来押韵，还要讲平仄。为什么一定要用平水韵？因为平水韵和文言文相关。诗是文言文系统的文学，是不便和白话文系统的现代拼音结合的。所谓今人热衷的用新韵的写诗，我看不在理。

二是写诗要学唐诗。这里再注明一下：“醉里谈诗”这个系列里的“诗”，是指唐诗。为什么要提议学唐诗，而不是其他时期的诗，譬如清诗？是因为好的清诗，是学者诗。所以不认为自己是学者的，可能很难写好。唐诗有什么好？唐诗是诗人的诗，也是所有中国人血脉里带着的诗。所以都可能写好，尤其是写起来很舒心。

三是要说一下，今人诗的时代感。所谓体现时代感，应该汇入现代词汇的说法，不可信。现在词汇，是白话文的产物，天生和以字不以词组造句的诗不搭。

其实每个时期都有不少新词汇，诗人大都是不理睬的。譬如刘禹锡，在他的诗里，是不用“糕”这个字的。他是诗豪。他不是没勇气用，而是他觉得这字还是少了份古雅，不宜出现在他的诗里。再说，用于诗的文字，足够多了。可以入诗的字，甚至是一个矿了，可以说用之不竭。诗是写人心的，人心又是相通的，所以诗一直感动着历代读它的人。自然，古人和今人感受会有不同。这种不同，会在诗里流露。只是这种流露，从不缺乏文字表达。

今人的诗，不乏大作。譬如鲁迅、郁达夫、苏曼殊的诗。请允许我把他们归为

今人。鲁迅的《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诚然是唐人韵味。特别是“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一联，骨力和心力，唐人诗里难以见到。之所以难以见到，其中就有时代感的原因。抓起自己的头发，离不开地面，也离不开身在的时代去。人人是这样，诗人也是。

郁达夫的《钓台题壁》：“不是樽前爱惜身，佯狂难免假成真。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劫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尘。悲歌痛哭终何补，义士纷纷说帝秦。”这首诗，第二联历来有名。其实整首都好，是一个内心极为干净又极其痛苦的大文人的诗。这个文人最后可以成为烈士，由此也能读出来。

你对这个回答的评价是？
还有个诗僧苏曼殊。他的七绝《本事诗》中有一首：“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还有个原注：“日本尺八与洞箫少异，其曲名有《春雨》者，殊凄惆。日僧有专吹尺八行乞者。”尺八是唐代的乐器，樱花是日本的花朵。苏曼殊是僧人，却向往尘世的浪潮。二十八个字，文字还是原先诗的文字，他却写出了极好的只属于他的诗。他还写过一首：“天生成佛我何能，幽梦无凭恨不胜。多谢刘三问消息，尚留微命作诗僧。”他知道自己是怎么一回事。也确实，他是今世不朽的一个诗僧。

（醉里谈诗，到此告一段落。）

满了暖意。尤其是他回忆父亲时的真挚眼神，数次打动了我。我的心扉，使我忆起父亲的点点滴滴，唤起心灵深处的牵挂……居住在黄浦江畔的家还好吗？

与传统魔术有所不同，科波菲尔的魔术表演有不少与观众互动的环节。我虽然没被选中上台，但因坐在前几排，与他有了近在咫尺的接触，甚至能听到他的喘息声，亲眼领略了他的魅力和其团队的高水准合作。他虽然年届63岁，但还没有准备告别舞台，依然精力充沛，每天两场表演，周末甚至多达三场。

为了与时俱进，科波菲尔不断改变着魔术的内涵，一生造就了许多传奇。他从12岁起学习魔术，并成为美国魔术组织最年轻的魔术师；16岁时就在大学教授魔术；他在大一入学三周后就成了音乐剧《魔术师》的主角，并且根据狄更斯的同名小说《大卫·科波菲尔》改名；他是历史上获得最多奖项的魔术师，入围艾美奖38次，获奖20次；他也是第一位在好莱坞星光大道留名的在世魔术师。

除了商业演出，科波菲尔还在1982年创办了公益的“魔术计划”，通过魔术帮助病人康复。

这是一场充满魔力的精湛表演，我也因此度过了一个趣味盎然的夜晚。

天地和同，草木萌动

趣解汉字“春”

沙水清

劳动课

余果

喜鸣红枝头

（中国画）萧纯园

往人多的地方去添堵，在家侍弄花草。一天下来，栽下几棵杜鹃，插了几枝多肉，又给两盆铁线莲换了盆。看新培土的植株吸饱水安好家，想着它们接下来沐浴春阳舒展枝叶的样子，不由得微微笑了。

劳动，使人愉悦，也教给我很多，回想起来，这一课，从小时候开始，我就在好好学习了。

上学前有段时间，父母把我放在老家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那是湘南的一个小村，村里的小童当时都都有一个副业，那就是找“猪菜”——可以喂猪的野菜——以补饲料之不足。爷爷奶奶是农活好手，红薯、瓜藤这类猪饲料每年都储备得充足，不靠我挖野菜。但是孩子天性需要玩伴，小伙伴们去为猪觅食了，我还能干嘛？于是也去。爷爷寡言，却宠孩子，见我每天提个小筐满地跑，回来稀稀拉拉几棵菜，倒是一双小手全是泥，看不过去了，过了两天，再出门，给了我一件“神器”：一个打磨过的圆木柄，端头牢牢嵌着一个梯形铁片。老人家示范给我看，用铁片的尖角斜插下去，如此这般，一棵草很容易就挑起来了。这一天，我和我的“神器”收获颇丰，关键是，指甲缝里再也没有难洗的泥了。小伙伴们对我很是羡慕，这让我十分得意。当然，我那时并不知道，这是劳动教给我的第一课，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人类劳动，从学会使用工具开始。

读大学时的暑假，我常去找一个高中要好的女同学玩。她在一家竹制品厂打工，为竹凉席“试片”。生中间，有很多来自农村的住校生，他们常干农活，对这些劳动颇能胜任，县城里的孩子，动作则笨拙而低效。比如翻个土吧，锄头高高扬起，落到地上却只浅浅一条印，根本挖不深；锄个草吧，没刨到草根，反而伤到树干。最头疼的是施肥，把一桶一桶的农家肥送上山可不简单，

古人云：“世事如棋局局新”。当下，不仅棋局是新的，对弈的方式也被科技悄然改变着。庚子伊始，一时一地对坐弈棋者寥寥，落子的方式也随之转向，依托互联网的云对弈形式在围棋爱好者之间如雨后春笋般在寒春的温室中悄然兴起。

受疫情影响宅在家里的日子里，我对云对弈有了切身的体会，它打破了时间、地点和条件的限制，屏幕即是棋盘，轻触鼠标即可落子，是否超时、确认胜负等方面也能快速、准确地给出提示，即使是万众瞩目的“LG杯”世界冠军头衔之争的顶级赛事，也能在方寸之间欣赏到两位韩国青年惊艳的对局。遥远的路程和赛场的防线在云端科技的面前，化为屏幕前激动的期待，期待许久未见的棋手上演纵横捭阖、快意恩仇的黑白炫舞，当申真谞战胜朴廷桓在他即将弱冠之年夺得了人生的第一个世界冠军时，纵使隔着千山万水我也能在屏幕前感受到他此时此刻内心的喜悦。

诚然，云对弈简化了对弈过程，但也稀释了对弈的些许乐趣，就像梁实秋先生在《下棋》中提到的那样：“杀死他一大块，或是抽了他一个车，他神色自若，不动火，不生

气，好像是无关痛痒，使你觉得索然无味。”下棋的乐趣，不囿于棋盘内的刀光剑影，还有通过观察对手的细微表情和举动来判断他是否想到应对之策，以前我在下棋过程中，自己处于优势时，对手若是四处张望，频频落子，那自己便需多加防备；若是在那作冥思苦想状，举棋不定，便可从容地端起茶

杯，味蕾和视觉一起同梁公实秋“静静地欣赏对方苦闷的象征”。将激烈的战斗和直观的感受横向移植在冰冷的屏幕和空想的神情中，其嫁接出的云端对弈之花，乍看未必像母株那般有着人情的芬芳，其实却不然。在云端对弈的陌生环境和固有的思维模式中，我一开始很难接受这一崭新的对局形式的革新，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地对这一形式产生了好感。和全世界的人对弈——这是云端对弈得天独厚的优势。“相见亦无事，不来常思君”，熟人相逢云端，假借棋局以解分别之苦和思念之

情，我总会在棋局紧张处揣测对方的神态表情，待再次相见复盘，略观其状，若真能命中一二，岂非人生乐事？如若生人相逢，就应了“见棋如面”的老话，素昧平生却能在时空一隅相遇，霎时便有“天涯若比邻”之欢喜，倍感于方寸间“阅尽人间无数”。

随着人机大战世界冠军的连连告负，云端科技之一的人工智能在围棋上的运用日渐频繁，借助网络，我可以不断向人工智能学习招数。云端科技正在以绝对的优势不断打破棋手的思维定势，同时，又砌起令人无法逾越的高墙，棋手在高墙之下用人的智慧顽强地密谋着精巧的陷阱，企图战胜云端这位不明真相的敌人。只见电脑一串看似随意的走法却能“四两拨千斤”，在我心中蓦地勾起惊喜、会意、寒战或恐惧，窜过心头，还说不出缘由，无论多么微妙细腻的棋子配合也难逃铩羽而归的惨局。置身其中，仿佛自己与云端某处高深莫测的灵魂在广袤无垠的宇宙进行一场超越时空、跨越种族的较量。

云上生活
责编：殷健灵

十日谈

彼此隔绝，却没有成为孤岛。请读明日本栏。

今人。鲁迅的《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诚然是唐人韵味。特别是“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一联，骨力和心力，唐人诗里难以见到。之所以难以见到，其中就有时代感的原因。抓起自己的头发，离不开地面，也离不开身在的时代去。人人是这样，诗人也是。

郁达夫的《钓台题壁》：“不是樽前爱惜身，佯狂难免假成真。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劫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尘。悲歌痛哭终何补，义士纷纷说帝秦。”这首诗，第二联历来有名。其实整首都好，是一个内心极为干净又极其痛苦的大文人的诗。这个文人最后可以成为烈士，由此也能读出来。

你对这个回答的评价是？
还有个诗僧苏曼殊。他的七绝《本事诗》中有一首：“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还有个原注：“日本尺八与洞箫少异，其曲名有《春雨》者，殊凄惆。日僧有专吹尺八行乞者。”尺八是唐代的乐器，樱花是日本的花朵。苏曼殊是僧人，却向往尘世的浪潮。二十八个字，文字还是原先诗的文字，他却写出了极好的只属于他的诗。他还写过一首：“天生成佛我何能，幽梦无凭恨不胜。多谢刘三问消息，尚留微命作诗僧。”他知道自己是怎么一回事。也确实，他是今世不朽的一个诗僧。

（醉里谈诗，到此告一段落。）

近距离观看科波菲尔魔术

孙博

像在他的魔杖下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穿越万夫莫开的万里长城；他从防范森严的阿尔卡特拉联邦监狱逃脱……本世纪初，他又到北上广三地演出，给中国观众带来了全新的魔术体验。可以说，科波菲尔是伴随着我们这代人成长的魔术大师。以往只在电视上观赏他的表演，几次想亲眼目睹他的风采均失之交臂，这回总算可以梦想成真了。

为近距离欣赏科波菲尔的表演，我去了拉斯维加斯。演出前，米高梅酒店内的剧院入口处已大排长龙，大家都想和科波菲尔合影，作为他的铁杆粉丝，我不得不加入队伍。

进入剧院，700多个位子已座无虚席。环视四周，年过半百的观众居多，显然大多数是为了怀旧而来。整场演出一个半小时，包括大变活人、观众消失、奇变汽车、预测未来等节目，将古老的魔法结合高科技元素，把过去与未来融为一体，全场安排紧凑，高潮此起彼落。

不难看出，科波菲尔是一个极其擅长讲故事的人，整个节目的基调是他用魔术讲述童年的记忆，包括已故父亲对他生活的影响，大屏幕上多次映现他及父母的大幅照片，节目既引人入胜又充

